

親友所棄，有一天，正徬徨於長安，不知所往，卻巧遇老人周濟，才遠離饑寒之苦。但杜子春蕩心復熾，一二年間，稍稍而盡。其後又一再得老人伸出援手，三次贈錢逾數千萬。至老人第三次贈錢之時，杜子春感激老人深恩，真心決意要謀生，並願立事之後為老人所使。老人引杜子春至華山雲臺峰，戒其不論見任何情景都「慎勿語」。杜子春先後見大將軍、毒蛇猛獸、雷電風雨來逼，皆不動。後大將軍復來相脅，執其妻子至其面前施以酷虐，也不動。於是斬杜子春，趕下地獄受刑，亦忍而不言。閻王令杜子春輪迴而為女兒身，幼受針醫之苦，長大嫁人，始終不語。後生一男，丈夫以其不語，憤而摔死兒子，子春不覺失聲而出。頃刻如故，藥爐已炸，道士嘆其未能忘愛心而煉丹失敗。後來杜子春復往尋之，卻已絕無人跡，只能歎恨而歸。

〈杜子春〉作品表面上以時間與空間的限制來分成「現世」、「幻境」兩個世界。但「物理時間」與「物理空間」的觀念藉主角的主觀意識，而有變成「心理時間」與「心理空間」的可能性。其實詳細地分析〈杜子春〉，可以分為「現世」、「幻境」、「迴環現世」三個結構部份。因為杜子春在長安三次收到老人贈錢的心理態度和經過人情考驗與煉丹失敗後，再尋找道士蹤跡的心理態度完全不同，雖然各個段落的篇幅長短、時空的安排不同，但分成三個結構來分析作品，或許會比較接近本來作品完整的思想意義。

中國古代小說從形式上看來，多有經過「三次重複」才能完成的情節，如「劉玄德三顧茅廬」、「宋公明三打祝家莊」、「孫行者三調芭蕉扇」等等。唐代傳奇小說〈杜子春〉的「三次重複」結構，技巧亦可說是達到高度成熟。「三次重複」結構是集中在這「三復」字的內涵上，例如同一施動人向同一對象進行三次重複的動作，或為了表現同一主題思想分成三個不同的模式來進行，或同一人物在不同的情況下以重複的形式來表現出心理世界的變化等。每一次重複都是為取得預期的效果，而設計出這樣層遞的情節。整個過程表現出「起」——「中」——「結」的形態。

全篇三個階段裡面的每一節「三復」結構正是一直貫穿著主題思想。比如說老人三次贈錢給杜子春，人之常情的考驗分為「仙境」、「地獄」、「輪迴」三個模式、杜子春三「歎」中表現的心理變化等。那麼〈杜子春〉三個階段中的「三復」結構怎麼表現出思想意義？筆者擬就從「情與欲的掙扎」、「人之常情的考驗」、「覺悟人情的歎」來分析「三復」結構的意義。除了本文以「三復」結構作為探討

〈杜子春〉的方式之外，亦有從佛教「轉世觀念」來分析（註三），或與〈枕中記〉比較而考察人生態度者（註四）。但〈杜子春〉作品中「三復」結構非常獨特而且明顯。閱讀這篇小說之時，若注意到〈杜子春〉「三復」結構的意義，對了解〈杜子春〉的主題思想應有些許幫助，值得研究。

貳、「情」與「欲」的掙扎

早在先秦諸子的論述中，「情」與「欲」就被視為重要的問題，所謂：「食色性也」（註五），乃將「情」、「欲」與維持生命不可或缺的飲食相提並論，視為是生命中難以全然棄絕的本能。「情」就是古代所講的「七情」（註六），其中包括了「欲」，後來「情」與「欲」有時同義，有時又有區別。這個詞的含義相當廣泛而模糊，在一定情況下，「情」與「欲」也可以與「天理」（註七）、「性」（註八）等觀念相提並論。古代關於這方面的詞語運用相當複雜。這與人們對詞語的獨特理解有關，也與不同時代人們對文化的認識有關。要理解它的含義，必須放到特定歷史條件下去考察，才有可能得到正確答案。但若要將「情」與「欲」作具體分別，可以把「情」歸於人性本質的一種表現，「情」對外物感應產生「欲」，而且主要指人們的物質生活的慾望。《荀子·正名篇》：「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認為「情」是人性的特質與表現。其實「欲」可以歸屬在「情」的特質中，只是「欲」較偏重於肉體、感覺、生殖方面，但「情」

註三：佛教「轉世」觀念作為結構小說的一種形式，固然會有宣揚因果報應思想的一面，但畢竟也有相對獨立的價值和意義。孫遜〈釋道「轉世」、「謫世」觀念與中國古代小說結構〉《文學遺產》（北京），1997年第4期，頁70。提到「〈杜子春〉本事講道家出世的，但在結構上卻借用『轉世』作為一轉捩點。……作品在表現愛心勝於道性這一主題時，『轉世』模式在結構上起了一個非常關鍵和轉捩的作用。」

註四：對於〈杜子春〉與〈枕中記〉的比較研究可以參考梅家玲〈論「杜子春」與「枕中記」的人生態度〉《中外文學》，15卷12期，民國76年5月；王拓〈枕中記與杜子春〉《中國古典小說論集（第一輯）》（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民國77年）。

註五：《孟子·告子上》曰：「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註六：《禮記·禮運》曰：「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

註七：《禮記·樂記》一書：「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人為物慾所誘惑，不能節制自己的好惡之情，就是滅掉天理而窮極嗜欲。朱熹繼續更深入的探討曰：「問：『飲食之間，孰為天理，孰為人欲？』曰：『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以日常生活上飲食之欲天理，求美味為人欲。

註八：《荀子·正名》曰：「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者質也；欲者，情之應也。以所欲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

與「欲」關係非常密切。傾向於生理性的需求也是「情」的一部份。

〈杜子春〉作品中「情」與「欲」的掙扎表現得非常強烈。老人送錢給杜子春的動作重複三次。一樣的動作重複的原因在哪裡？杜子春每次收錢時感情的變化如何？雖然作品裏面表現得相當模糊，但仔細觀察後便可了解反覆動作的含意。「現世」情節中最突出之處是老人三次送給杜子春大量金錢的部份。每次受到老人的幫助時，杜子春內心「情」與「欲」的衝突就非常明顯。

有一老人策杖於前，問曰：「君子何歎？」春言其心，且憤其親戚之疏薄也，感激之氣，發於顏色。老人曰：「幾緡則豐用？」子春曰：「三五萬，則可以活矣。」老人曰：「未也。」更言之：「十萬。」曰：「未也。」乃言：「百萬。」亦曰：「未也。」曰：「三百萬。」乃曰：「可矣。」於是袖出一緡，曰：「給子今夕。明日午時，候子於西市波斯邸，慎無後期！」及時，子春往，老人果與錢三百萬，不告姓名而去。子春既富，蕩心復熾。自以為終身不復羈旅也。乘肥衣輕，會酒徒，徵絲管，歌舞於倡樓，不復以治生為意。一二年間，稍稍而盡。

杜子春至長安之前，生活環境較好。而他的性格「志氣間曠，縱酒間遊」，但蕩盡財產，親友也不歡迎他。他進入長安碰到老人後，憤怒其親戚之疏薄，也歎於生活的不如意。但是從道士那裏收三次錢之後，慢慢地感覺到自己追求慾望的錯誤。第一次老人給他錢而浪費的時候，他前後的心理反應不一樣。道士問他：「君子何歎？」杜子春的反應是：「言其心，且憤其親戚之疏薄也，感激之氣，發於顏色。」以他當時的情況，是在對素昧平生的陌生人訴說。等到拿了老人所送的三百萬錢後，老人連姓名也不告知便走了。他以為財自天降，不必負擔任何精神上的不安和壓力，因此立刻很快地就「蕩心復熾，自以為終身不復羈旅也。」所以又開始放蕩，反覆以前的惡習。

杜子春當初進入長安之時，心情較偏重「慾望」。進入長安仰天嘆息的時候，碰到一位老人，願意給他很多錢，那時杜子春還沒注意到老人送錢給他的意義。所以很開心地收下錢，接著就回復原來放蕩的生活。結果老人給的錢過一、二年就全部都花光了。於是他漸漸地體會到自己只是為了滿足慾望在過日子。但是那時他的意志不夠堅強而沒有做出真正的改變，所以只能再嘆息而徬徨於長安。

發聲而老人到，握其手曰：「君復如此，奇哉！吾將復濟子幾緡方可？」子春慚不應。老人因逼之。子春愧謝而已。老人曰：「明日午時來前期處。」子春忍愧而往，得錢一千萬。未受之初，憤發，以為從此謀身治生，石季倫、猗頓小豎耳。錢既入手，心又翻然。縱適之情（註九），又卻如故。不一二年間，貧過舊日。

第二次遇見老人之時，老人問他還要多少錢，子春慚愧而不好意思回答，當老人進一步逼問時，他又愧謝而已。不像第一次那樣毫不客氣，而且在未得錢之前，他也曾立志憤發，以為從此要好好謀生，但是錢既入手，心又翻然。心理的轉折起伏已較第一次複雜，這種心理的轉折起伏在於使「情」與「欲」的衝突更凸顯。

老人再次給他機會。杜子春收錢之前，想要把握這個機會認真地謀生，那時候他心理衝突著的「情」與「欲」已漸漸靠近「情」的領域。但是他拿錢之後，心底暫伏的「欲」又漸漸地上升起來，掌握杜子春的心理機制，所以出現杜子春的意志及行動不一致的現象。這是從「人欲」覺悟到「人情」的過程中相互掙扎的局面。老人給他錢，過一、二年後全部花光了。這次的蕩盡不是一點意義都沒有，而是在完成「人情」的本質前，先建立意志及行為實踐相互調和的基礎，再邁向完善的生活。

復遇老人於故處。子春不勝其愧。掩面而走。老人牽裾止之，又曰：「嗟乎，拙謀也！」因與三千萬，曰：「此而不痊，則子貧在膏肓矣。」子春曰：「吾落拓邪遊，生涯罄盡，親戚豪族，無相顧者。獨此叟三給我，我何以當之？」因謂老人曰：「吾得此，人間之事可以立，孤孀可以衣食，於名教復圓矣。感叟深惠，立事之後，唯叟所使。」

第三次見到老人時，「子春不勝其愧，掩面而走」，羞慚之情較第二次更深。至於「掩面而走」，簡直是無地自容了。等到老人再給他錢時，他終於這樣反省：「吾落拓邪遊，生涯罄盡，親戚豪族，無相顧者，獨此叟三給我，我何以當之？」有了這種反省，才使他決心改邪歸正立志為善。有了這前後三次心理感情的轉變，杜子春最後終於甘於接受一切痛苦的考驗，為老人效命。

老人第三次給他錢時，他終於成功了。他透通過第一、二次的失敗體會到控制

註九：「情」與「欲」的概念種種混淆而分不清楚，雖然小說本文中明顯有一「情」字，但以具體的分別來講，還偏重「慾望」的因素較強烈。

「人欲」需以堅強意志來實踐。以前失敗是爲了回復人性本質所做的準備。老人第三次給他錢時讓他醒悟（註十），那時杜子春完全克服偏重縱慾的生活，體會到人性的本質——「有情有覺」。

第一次老人送錢之時，杜子春心理上充滿了追求「慾望」的本能。第二次是心理上產生一點「人情」的素質，但是還沒回復人性的本質。但第三次收到錢時，他的心情完全回復人性本質。〈杜子春〉中，「現世」情節是杜子春從縱慾到回復人性本質的轉移過程。這個過程中常常產生「情」與「欲」的衝突。那時候杜子春心理上掙扎、猶豫的現象特別突出，但經過三次的考驗，逐漸地體會到「人情」的高尚性。

老人的三次考驗相當周到綿密，讓杜子春意志及行爲實踐上體會到回復人性的本質。杜子春於三次機會裏不斷地在縱慾和節制慾望之間明顯地掙扎、衝突。全篇的「現世」、「幻境」、「迴環現世」三個結構中，「現世」情節構成「一次」、「二次」、「三次」增錢的「三復結構」。老人給杜子春三次機會的結構可以連結在全篇的結構。「現世」情節的慾望和人情的掙扎用以凸顯〈杜子春〉全篇的「三復」結構。在三次機會中，體會人性本質，也貫穿全篇的主題思想。「現世」情節是從追求慾望的生活態度改變到尊重人性本質的態度。人性本質在杜子春心理上已經佔了頑強的地位，也貫通以後杜子春的人生態度。老人給他三次錢的意義，就是從慾望到人情的過程中，讓杜子春體會到人性的本質。慾望是人性因素中的一部份，但是若只偏重「人欲」，人間的慾望永遠不能滿足，而且斷絕人情來做丹藥的事業也不能成功。老人給他三次機會的意義是了解〈杜子春〉主旨的重要關鍵。這是回復人性本質的一種考驗，也是體會到人性本質而歸於人性的尊嚴性。通過這種的考驗來得到的覺悟，在這個作品中有重要意義。

參、人之常情的考驗

「幻境」考驗的情節在〈杜子春〉作品中佔了一半以上的篇幅。若以時間、空間來區分人情的考驗，大概是以「仙境」——「地獄」——「輪迴」來構成。首先杜子春跟著老人進入仙境，通過仙境上的考驗，再落到閻王面前受到無法想像的「幽冥」世界的苦痛，但他堅守老人的戒言，終於輪迴到現實世界的空間，卻在看到兒

註十：「『嗟乎，拙謀也！』因與三千萬，曰：『此而不痊，則子貧在膏肓矣。』」參見宋、李昉《太平廣記》卷十六（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67年）。

子將被逼死之際發出聲音，以致不能煉丹成功。「仙境」、「地獄」、「輪迴」，三個不同世界讓他受到了身體與精神殘酷的痛苦。對杜子春而言，三個考驗的困難度一點也不減，反而以愈來愈強的試煉過程來逼他出聲。那麼每一次被安排的考驗方式爲何？杜子春怎麼克服這樣的困難，而且可以克服艱難的原動力從哪裏來？面對這三層困難而掙扎的事情，過程描寫得非常細緻。這個情節在全體結構中佔了相當重要的位置，而且造成高潮的緊張感。

首先從進入仙境的情況來分析杜子春「人之常情」考驗的意義。

遂與登華山雲臺峰，入四十里餘，見一處室屋嚴潔，非常人居。彩雲遙覆，驚鶴飛翔。其上有正堂，中有藥爐，高九尺餘，紫焰光發，灼煥窗戶。玉女九人，環爐而立。青龍白虎，分據前後。

杜子春跟著老人進入的仙境是非常勝地，不是一般人可達到的地方。以杜子春的視角所描寫的仙境突出神祕的色彩，而加上莊嚴的氣氛，間接地反映出杜子春的心情。杜子春到仙境之後，才知道老人的身分是會煉丹的道士，此時他卻沒有任何的心理變化。因爲他的心意在跟著老人之前已經篤定了，有在任何情況下發生什麼事情都可以接受的心理準備。老人回復道士的身分來告訴杜子春修煉上重要的要求，即「慎勿語」。

慎勿語，雖尊神，惡鬼，夜叉，猛獸，地獄，及君之親屬爲所困縛萬苦，皆非真實。但當不動不語，宜安心莫懼，終無所苦。當一心念吾所言。

「慎勿語」的意象內涵相當深密，道士爲什麼認爲「慎勿語」的方式才是通過所有考驗的關鍵？「語」就是慾望的表層意義，而且在人間來講，可算是人間本能中最根本的素質之一。能反觀「語」的深層意義，就能控制慾望的鑰匙。不能控制慾望則產生「魔」的念頭，所以道士吩咐說：「萬苦皆非真實」。天魔無相，並無實質，魔由心生，乃修道第一剋星。「慎勿語」是「慎勿欲」，不動慾念，就不會沈入痛苦的深淵。其實「語」是自己內心表現出「放縱」與「節制」間不斷掙扎的表象。若繼續維持「慎勿語」的戒言，則可達到仙人的境界。這就是以斷絕人情爲重要的關鍵，而且對自己內心強烈的要求。若「仙境」、「地獄」、「輪迴」上的痛苦是從外面來的考驗，「慎勿語」的誓約就是對自己內心嚴重的試煉。這精神上的苦痛，比身體上的痛苦更厲害，而且再加上肉體上的痛苦，就成爲在人間上忍不了最苦難的考驗。一方面肉體、精神上受到嚴重的傷害，一方面心理又在「有情」與「無情」之間不斷地衝突，還得堅持「慎勿語」。真可說是人間最痛苦的一種艱難。

杜子春在仙境修煉之時，突然出現千乘萬騎的大將軍，來威脅杜子春要出聲。猛虎、毒龍、猊狻、獅子、蝮蝎也加以妨害修煉，甚至在杜子春面前執妻子來試驗夫婦之情。但是他已經斷絕了權勢的逼迫、猛獸的威脅及夫婦之情，不動不語，終於被斬死落到地獄。仙境的考驗可引起注意的事，就是大將軍的登場。為什麼用大將軍的出現來逼迫杜子春呢？大將軍的登場是有意義的，我們需要仔細觀察其必要性。大將軍的出現和杜子春的性別有關係。杜子春在仙境試煉的時候身分還是男性。唐代一般士人願望中的理想之一是「出將入相」，反之被強烈的權勢逼迫時，會不會產生恐懼的情緒？像大將軍以「千乘萬騎」、「旌旗戈甲」、「呵叱之聲」、「震動天地」來威脅杜子春，是不是最嚴重的艱難之一？所以在仙境上的第一次考驗不得不安排大將軍的登場。從杜子春的立場來說，大將軍的登場的確是非常的艱難之一。在仙境的考驗是屬於可以想像的困難、可以理解的困境之例，這裏包括身體、精神上的苦痛，可說是現實世界最難過的困境。

杜子春被斬死了後，他的魂魄被閻王領見。事實上杜子春的身體並不存在，只是漂流在幽冥世界的靈魂而已。考驗杜子春靈魂的方式不同於現世肉體的考驗方式，但都是在肉體生命與死後世界最痛苦的試煉。

魂魄被領見閻羅王，曰：「此乃雲臺峰妖民乎？捉付獄中。」于是鎔銅鐵杖、礮擣、磔磨、火坑、鑊湯、刀山、劍樹之苦，無不備嘗。然心念道士之言，亦似可忍，竟不呻吟。

這是杜子春的靈魂落到地獄之後，受到最殘酷的痛苦，比現世肉體上的痛苦更可怕。雖然在地獄遭遇不可想像的苦痛，但他始終堅持「慎勿語」，不開口出聲。中國古代文學中不少敘述提及「地獄」是「另外一個世界」，人間死後的「幽冥世界」。「地獄」的具體名稱是佛教轉入中國之時傳來的，（註十一）但「地獄」這個觀念傳來以前，在中國古代神話傳說及詩歌作品中，已經有關於「另一個世界」

註十一：「地獄觀念是在東漢晚年隨佛典的傳入而出現的，因此在當時來說，是一個外來的觀念。它的出現，代表了中國人對死後世界的認識的一個劃時代的改變。根據佛教教義，地獄（梵文 Naraka，音譯奈落迦，或泥梨）不是眾生死後必然所至的地方，而祇是限於生前作惡業所招的果報，在六道輪迴中居於最下。換言之，這含有價值的成分和因果的成分在內，也就是上文我們所說的對人生評價的意思。這一點，可以說是佛教的地獄觀念和我們原有的幾個觀念最不相同的地方。」參考量齋《地獄觀念在中國小說中的運用和改變》《純文學》，9卷5期，民國60.5，頁34-35。

或「幽冥世界」的概念。包括了「黃泉」、「蒿里」、「幽都」、「泰山」等（註十二），都是以構想有限生命能夠在另外一個世界上的存在，或永恆的安息。佛教傳來後「地獄」觀念比以前更具體而廣泛。佛教所說的地獄，據《法苑珠林》卷七〈地獄部·受報〉所引諸經所論，謂深有四萬踰繕那（註十三），縱橫二萬踰繕那，上下共置有八層大地獄。（註十四）地獄中的刑罰，千奇百怪，名目多而慘烈，有所謂黑沙、沸屎、鐵釘、飢鐵、銅鏡、石磨、膿血、灰河、鐵丸、豺狼、劍樹、寒冰等，而且受刑的時間無時無刻，必使地獄成為世界上最可怕、最悲慘的地方為止。

〈杜子春〉作品中的「地獄」，讓杜子春徹底地試煉人情，而且受到世界上最可怕、最殘酷的刑罰。連死亡之後也沒有中斷，反而增加考驗的程度來壓迫杜子春。地獄的刑法愈激烈、悲慘，杜子春的意志愈堅強。這樣的事實可以強調斷絕人情是愈來愈難的。通過所有地獄的刑法，他竟連一點聲音也不發出。通過地獄的刑法然後再輪迴，出生為女人之身。但是「生而多病，針灸藥醫，略無停日。」常常墜火墜床，痛苦不齊，過痛苦的生活。

盧生備六禮親迎為妻。數年，恩情甚篤。生一男，僅二歲，聰慧無敵。盧抱兒與之言，不應，多方引之，終無辭。盧大怒曰：「昔賈大夫之妻，鄙其夫，纔不笑。然觀其射雉，尚釋其憾。今吾又不及賈，而文藝非徒射雉也。而竟不言。大丈夫為妻所鄙，安用其子？」乃持兩足，以頭撲於石上，應手而碎，血濺數步。子春愛生于心，忽忘其約，不覺失聲云：「噫。」

杜子春以男子剛性試煉成功了，但他的「無情無覺」，究竟不為閻王所容，所以讓他重入凡間脫胎為女人。作者安排一世為男，一世為女，更見其謀篇周密，天衣無縫的工夫。雖然杜子春出生為啞女，也仍結婚且生一子過著幸福的生活。但這不是全部考驗的結束，而是以比過去更殘酷的刑罰來逼迫她。最後丈夫因妻子無言而憤怒，摔殺兒子之時，救子勢必發聲之不得不然的「似言非言」。身為男子「無言」的關鍵在於斷絕人倫關係、消滅七情六慾，而女子的「無言」也必須在消滅人性中之喜、怒、哀、懼、愛、惡、慾的條件下，沒有差別。但人間的愛中最難割捨

註十二：「黃泉」與「蒿里」只言及人死之後的歸宿，「幽都」觀念則走出自《楚辭·招魂》，說是地下有一個黑色世界。「泰山」有「泰山府君」，掌握人類的生死。人死之後，必到泰山府君之處。所謂「黃泉」、「幽冥」、「蒿里」、「泰山」等這些觀念，各別的詳細內容雖然不盡相同，但所指的對象基本上是一致的，即都是指人死後所歸的地方。

註十三：梵語 Yojana，古印度計程單位名，一般含義為「套一次牛所行的路程」，並無確定的長度。
註十四：參見《法苑珠林》卷七〈地獄部·受報〉（台北：新文豐出版社，民國62年）。

的愛情就是母子之愛。這種強加壓抑又無法抑制的心聲，可以想像杜子春意識中未經思考地、自然交叉著道士誓約與母子親情的矛盾。「噫」這個「似言非言」裡面包括的含意非常廣泛。身體的苦痛、心理的掙扎、精神的煩惱，全部藉「噫」聲音來突破壓抑人情的全部。「噫」只是一個潛意識的「不似語言」而已，但卻把仙境、地獄試煉中所有困惑、刑罰的煩惱全部吐盡。閻王故意安排比地獄更痛苦、悲慘的一個困境，讓杜子春變女人來考驗母子愛。

作者首先佈置從地獄的苦痛到輪迴的苦痛，然後使杜子春感覺到人生的悲苦、喜悅，再突然致命的一擊。「噫」一聲，是最強烈的衝擊來打破所有以前忍耐過的苦痛與煩惱。若以斷絕人情之事來講，試煉的過程已經失敗了，但從覺悟人性本質的主題思想來講，反而是成功的。即使試驗過母子愛時，沒有出聲可以達到成仙的境界，卻不是人之常情所能容許的，在「無情無覺」的神仙世界才有存在意義。連一點人情也沒有的人在充滿人情的世界中還有沒有存在的價值？他真正地確認到人情的高貴性，而且回復人性的本質。所有的考驗安排得非常細緻、周到。作者在人之常情的考驗中安排「仙境」、「地獄」、「輪迴」——不同的時空、不同的方式——來發揮對考驗的強力氣勢。可能會間接的承認斷絕人情是不容易的事實，而且強調人情的好不容易。杜子春在人情的考驗中不能成功達到神仙的境界，反而獲得很寶貴的經驗，即回復於人性本質。在這裡的三個考驗，每一個試煉都有特色。雖然現實身體、靈魂精神、輪迴現世上的展現不同，但都有安排在各個時空上最難度過的關卡，而且佈置得相當細膩。雖然杜子春不能成功，卻給他體會人情高尚性的機會。其實這三個試煉不但在全篇的「三復」結構中佔了很重要的位置，而且在使杜子春覺悟人性本質上也有重要的意義。

肆、覺悟人情的「歎」

杜子春通過試煉終於覺悟到人性本質，而在文末中以「歎」的形式來表現。這部份的篇幅不長，但隱藏的意義不小。杜子春和道士的「歎」的心理機制，表面上沒有重要意義存在，但若聯繫主題思想的話，就有不可蔑視的內涵。因此他們以「歎」的情感來表現對人情的覺醒。杜子春「歎」心理機制的根源在哪裡？而且「歎」和主題思想有什麼密切關係？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杜子春在每一個情況裏表現出來的嘆息。在「三復」結構中主角每次對「情」與「欲」考驗上所表現的心理態度皆不同。在作品裏面描寫最突出的部份就是對「有情」、「無情」、「無報」的心理表

現。這樣的心理態度在全篇「三復」結構中怎麼發揮自己的力量，而且對主題思想有什麼影響？杜子春對人情的所有的關照集中在「歎」的情緒上。在全篇中杜子春「歎」一共出現三次，每一次的「歎」表現不一樣的心情變化，而且所肯定的人情意義、人生態度也不同。雖然篇幅很小，但卻能以才出現幾次的機會來獲得很大的效果。

本來「歎」的心理機制和「悲」的情緒有密切的關係，所以「悲」與「歎」的情緒合起來便成為「悲歎」的感情，這也是在現實世界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所表現出的悲傷的心理情況。其實「悲傷」是痛苦的發展與延伸，「悲傷」往往由分離、失敗、遭遇不公等類似「丟失」的情境所引起。（註十五）悲傷的結果則常常是將痛苦加以宣洩，一場宣洩之後，痛苦獲得釋放，心情反而容易趨向平靜。在作品中杜子春「歎」的根本也基於「悲」的情緒，所以「悲」的情緒常常以「歎」的形式表現出來。杜子春心理上所壓抑的悲傷之感，以「歎」的方式宣洩出來，因而才使心情趨向平靜。所以杜子春心理上對世俗的薄情、「情」與「欲」的掙扎、沒有報恩的慚愧之心，不知不覺地在「歎」的一面上表現出來，再加上通過「歎」的心理過程貫穿主題思想，因而獲得「人性本質」的覺醒。所以值得觀察的是杜子春如何以「歎」的心理機制來表現出覺悟「人性本質」的過程。

方冬，衣破腹空，徒行長安中，日晚未食，彷徨不知所往，於東市西門，饑寒之色可掬，仰天長吁。

杜子春在長安中，徬徨不知所往而仰天嘆息。他的「仰天長吁」是對不事家產的個性，沒有足夠寬廣包容性的社會，以及天命的不公平而造成無法掌握自己命運的內面抗議，所以心理上充滿不如意的悲傷之情。而且這樣的悲哀轉而在斥責親戚的薄情心理上特別凸顯出來。他見到老人之後並沒有猶豫，很快地表現出其憤怒之心，而對自己浪費財產的事情沒有任何省察。他還認為擺脫困境重要關鍵是善人的施恩救濟。於是老人馬上給他金錢解決貧窮之難，而讓他享受充滿慾望的世界。杜子春單純地以為只要有充分的金錢，便可以避免悲慘的情況。他「長吁」的感情基礎還在於親友不願在物質上面給予支援的薄情。所以杜子春的「悲歎」的心理此時候還比較偏重在物質的慾望上，還沒達到覺悟人性本質的境界。所以老人在讓他充滿慾望的世界中享受物質的虛幻。老人真正的意圖在於煉丹的過程中，就必須要定通

註十五：參見俞汝捷《人心可測——小說人物心理探索》（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3年），頁37-38。

過許多慾望的誘惑才算完成，若杜子春還在慾望世界裏無法自我把持的話，就絕不能練成丹藥。因此若要使他覺悟物質慾望的虛幻，就不得不給他許多錢，讓他充分享受慾望的世界。所以老人首先讓杜子春享受慾望的虛幻世界，繼而覺醒感受到人情之慌忙，然後才能經歷忘情的過程，最終達到無情的境界。

杜子春收到老人的錢以後又再回復以前的樣子，將錢全部花光。那時候杜子春在花錢的心理上沒什麼嚴重的壓力，連任何的道德上的責任感也沒有。所以很容易回復以前的情況，又徬徨在長安而自歎。這時候的「自歎」和以前「仰天長吁」的心情是完全不一樣的。此時的「自歎」上已經表現出對浪費寶貴機會由後悔以及自我的反省、省察。這時候的心理變化，在第二次碰到老人之時所表現出的慚愧而不應的態度上更明顯。

既而復無計，自歎于市門。發聲而老人到，握其手曰：「君復如此，奇哉！吾將復濟子幾緡方可？」子春慚不應。老人因逼之。子春愧謝而已。

老人要又給他錢，但杜子春慚愧而不敢答應。第一次向老人收錢之時的心理態度和第二次收錢的心理態度完全不同。杜子春第二次收錢之時並不像第一次那樣放縱、無禮。以前收錢之時連老人的姓名也不問，沒有任何的責任感，但這一次杜子春的心理上有很大的變化，覺得非常慚愧而不敢承諾。他已經在反省以前放縱的生活。在這裡的「自歎」直接表現出自己偏重慾望，浪費金錢的罪惡感，同時也有對自己的嚴重痛悔。所以在老人給他錢之前，甚至有憤發之心，以為會改善以往的錯誤而邁向新的人生。

子春忍愧而往，得錢一千萬。未受之初，憤發，以為從此謀身治生，石季倫、猗頓小豎耳。

但錢已入手之後心情又回復以前放縱的生活。杜子春「自歎」的根本心理機制基於「悲」的情緒。這一個「悲」的原因一方面是由對放縱生活反省而來的慚愧感，一方面是從對連自我也控制不了的失望感。但是並沒有那麼徹底、充分地覺醒。在他的心理上「情」與「欲」一直在衝突著，而且沒有明顯的分別出「情」與「欲」的傾向。所以杜子春才會在心理態度上出現「情」與「欲」的強烈掙扎，而且在「情」和「欲」的矛盾衝突上還無法確信「人性本質」。這樣的「情」和「欲」之間的猶豫不絕在「自歎」上明顯的表現出來。

他通過所有的艱難，最後試煉母子愛的時候沒有辦法繼續堅持「慎勿語」的誓

約，終於說出「噫」一聲，而無法達到神仙的境界，因而不得不歸於世俗的世界。

子春即歸，愧其忘誓。復自劬以謝其過。行至雲臺峰，絕無人跡。歎恨而歸。

杜子春雖已歸於世俗，但因違背和道士的誓約而心生愧悔，因此再去尋找以前去過的仙境。但是最終仍沒有找到道士的蹤跡，歎恨而歸。此時，杜子春「歎恨」的心理機制是原來「歎」的情感，再加上「恨」的心情。杜子春的「歎恨」心理上並沒有為不能成仙而感到任何惋惜，或是感歎於有限人生的情緒，其中只有對沒能報恩卻反而毀了道士的丹藥，感到羞愧而已。慚愧的情緒在「歎恨」的心理情感上佔了相當重要的部份，因為不能報恩且違背道士約定所帶來的痛悔感貫穿「歎恨」的心理系統。「誓約」觀念在杜子春的心理態度來講，是重要的象徵內涵。杜子春對老人恩惠的報答在「守約」的意識形態上具體化。所以他違約之時所感覺到的罪惡感、惋惜感，再轉化為尋找道士而進入仙境的心理力量，但終於不能發現任何的痕跡，因此不得不歎恨而歸。我們注意觀察可以發現杜子春的「歎恨」心理具體集中於沒有「報恩」之慚愧。此種報恩的心理機制也屬於「人情」的一部份。

金耀基在〈人際關係中人情之分析〉曰：

「報」的觀念被認為有普遍性的，是任何文化道德律中重要因素。……實則，此「報」的觀念以含在「恕」的觀念中，亦可說已含在「人情」的觀念中。「來而不往非禮也」，這個「交換」的觀念之所以深入人心，是因為不止它是一套禮的儀式，實在是因為它是合乎人情之常的，亦可說是合乎「報」的觀念的。（註十六）

劉兆明也在〈「報」的概念及其在組織研究上的意義〉曰：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言（亦即去除人與超自然之間的「業報」關係），「報」是屬於「人情」的範疇。「人情」可說是情感性關係與工具性關係交織而成的一種混合性關係。（註十七）

「報恩」情緒的根本基於人情，杜子春在不知不覺中獲得了對「人性本質」的間接覺悟。作丹藥之時必須斷絕人情，才能完成，但杜子春試煉的動機並不是要斷

註十六：參見金耀基〈人際關係中人情之分析〉，楊國樞主編《中國人的心理》（台北：桂冠圖書公司，民國84年），頁83-84。

註十七：參見劉兆明〈「報」的觀念及其在組織研究上的意義〉，楊國樞、余安邦主編《中國人的心理與行為—理念及方法篇（一九九二）》（台北：桂冠圖書公司，民國82年），頁298。

絕人情而享受長生不老，而只是爲了守和道士的誓約而意圖報恩而已。但這個報恩心理的根本基礎爲何？其實也就是人性的本質——「人之常情」。儘管「報」的基本觀念非常複雜（註十八），也包含「人與超自然之間的因果關係」、「社會上的交換行爲」，不限於「人情」方面，但從「情感性」來分析，可以確定報恩的心理屬於情感，具體地說便是「人情」。所以杜子春根本不能成功達到成仙的境界，因爲他通過試煉的所有原動力就從報恩的心理機制上出發，而並沒有自己想要成仙的願望。他不能捨棄基於人情的報恩思想，所以也就絕對無法達到成仙的境界。

遙指路使歸。子春強登基觀焉，其爐已壞，中有鐵柱大如臂，長數尺。道士脫衣，以刀子削之。子春即歸，愧其忘誓。復自劾以謝其過。行至雲臺峰，絕無人跡。歎恨而歸。

杜子春始終存在著報答道士恩惠的念頭，但在最後的試煉中卻失敗了。人情的高尚性以「報恩之心」來具體化、形象化。他對人情的思考雖不是明顯地表現出來，但從「報恩之心」的心理機制來觀察，可以看出他所表現的「人性本質」程度不低。他在三次「歎」的心理態度中，已經明顯地表現出對於人性本質的思考。這三個「歎」的過程是覺醒人性本質的感嘆，而且回歸人性之自然表現。這不是真正的人情嗎？杜子春以三次「歎」的過程來表現，從偏重慾望的心理到「情」與「欲」的矛盾衝突而終於肯定人性的本質。最後道士也肯定人常之情：

道士歎曰：「錯大誤余乃如是！」因提其髮投水甕中。未頃，火息。道士前日：「吾子之心，喜怒哀懼惡慾，皆忘矣。所未臻者，受而已。向使子無噫聲。吾之藥成，子亦上仙矣。嗟乎，仙才之難得焉！吾藥可重煉，而子之身猶爲世界所容矣。勉之哉！」

道士先表達出對杜子春沒有斷絕人情而煉丹失敗的遺憾。道士的憤怒發洩在杜子春的身上，所以斥責杜子春說：「錯大誤余乃如是！」但是道士這樣的心理之後便迅速轉變爲嘆息於「仙才的難得」。其實道士一方面嘆息斷絕人情之困難，一方面強調仙才之難得。「忘情」的過程並非輕易可達的境界。在道士「歎」的內涵意

註十八：「『報』在中文裏的意義相當廣泛。就一般用語而言，至少有酬答（如報答、報酬、報恩、報仇等）、因果（如報應）、及告知（如報告）等意義。在社會及行爲科學的有關文獻中，楊聯陞（Yang, 1957）將『報』視爲中國社會關係的基礎，他認爲『報』的中心意義是反應或還報，也是人與人之間，以至人與超自然之間的一種確定因果關係。文崇一（1982）將報恩與報仇視爲一種交換行爲。韋政通（1987）則提出報有五種概念，分別是報恩、報仇、還報、果報、及業報。」參考同註十七，頁 294。

義中，正面上表現出對斷絕「人之常情」雖困難，但斷絕所有世俗姻緣的仙才更難得之體認，然在另一方面上也肯定「愛情」、人情的高尚性，而再確認「人之常情」。所以道士才認爲杜子春是所世俗所容的人，也肯定地說：「嗟乎，仙才之難得焉！吾藥可重煉，而子之身猶爲世界所容矣。勉之哉！」

若仔細觀察就知道道士的「嗟乎」與杜子春的「歎恨」表層上雖是不同的心理機制，但深層上都是基於肯定人情，只是表現不同而已。所以杜子春「歎」的心理過程是接近覺悟人情階段，可以貫通道士對人情的肯定。杜子春比較焦慮於對道士違約因而沒報恩之事，並對此感覺到慚愧。沒有報恩的心理態度在社會規範上會產生一種恥辱的感覺，所以杜子春的潛意識上執著於報恩，且對沒有報恩的事實不能接受。（註十九）若無法報恩的心理負擔充塞心間，便容易產生慚愧的感覺。這樣慚愧的感覺是基於無法報恩的心態，也是基於肯定人之常情經由變形所表現出而已，但根本上是相同的。道士表面上斥責杜子春的失敗，但實際上肯定忘情的艱難、難免人常之情。杜子春對人情的看法在報恩的思想中具體地表現出來，而且對這報恩的思想一直堅持。所以他雖已考驗失敗，不能完成丹藥，但他一直在覺悟人性的本質。杜子春覺悟到人情的過程是特別突出在作品的最後部份。在作品中專門表現「歎」的部份雖然有限，但卻一直貫穿主題思想，所以在全篇的三復結構當中，佔了相當重的地位。杜子春的「歎」是過三次的進行而接近肯定人之常情的普遍性。雖然三次「歎」的過程中表現出不同的心理態度，但終於以報恩的形態來肯定「人性中的愛」，覺醒人性的本質。所以杜子春三次不同「歎」的過程貫穿〈杜子春〉的主題思想，而成爲不可忽略的重要意義。

伍、結論

以上以「三復」結構來分析〈杜子春〉的主題思想及內容。本文分成爲三個部份來研究〈杜子春〉「三復」結構的意義，並進而探討其主題思想。全篇可分爲「現世」、「幻境」、「迴環現世」的三個結構。

「現世」情節中最有特色是老人三次送杜子春錢的事情。每次收錢之時，杜子春內心的「情」與「欲」的心理變化非常明顯。第一次老人送錢之時，杜子春心理

註十九：「所謂恩德、恩惠，不祇是物質上的支援，同時也是精神上的感受，使人不得不在可能範圍內，設法回報；如果不回報，就會產生種恥辱感。」可以參考文崇一〈報恩與復仇：交換行爲的分析〉，楊國樞主編《中國人的心理》（台北：桂冠圖書公司，民國 84 年），頁 357。

上充滿了渴求「慾望」的本能。第二次是心理上產生一點「人情」的因素，但還較偏重「慾望」本能，所以收的錢全部都花掉了。但三次收錢之時，心情完全轉變，人情覺醒而覺悟物慾的虛無。其實「慾望」是人性成分之一，但若只偏重「人欲」而不察「人情」，人們就不容易觀照人性的昇華。〈杜子春〉作品中，「現世」情節是杜子春的從縱慾到回復人性本質的轉移過程。杜子春心理上的掙扎、猶豫都在經過三次的考驗中，不知不覺地省察到「人情」的高貴。老人給他三次機會的意義，正是回復人性本質的一種考驗，也是讓杜子春體會到「人情」世界的一種關鍵。

「幻境」情節在〈杜子春〉作品中佔了相當的篇幅。若要分成人情的考驗，可以分為「仙境」——「地獄」——「輪迴」。首先，杜子春跟著老人進入仙境，通過「仙境」上的考驗，不動不語。之後再落到地獄受到了無法想像的刑罰，但仍一直堅持老人的誓約。最後輪迴到現實的女人身，但在看到兒子被摔死之時忍不住發出一聲，遂不能完成煉丹。在人之常情的考驗中安排「仙境」、「地獄」、「輪迴」三者來發揮考驗的嚴重性。在這裡的三個考驗，每一個試煉都有特色，雖然考驗的方式在「仙境」、「地獄」、「輪迴」上有不同的展現，但都佈置得相當周密。小說安排有三個層次的難關，本來應是徹底地妨礙杜子春的修煉，但卻反而給他體會到人情之高尙性的機會。雖然杜子春在人情的考驗中不能成功達到神仙的境界，但卻獲得了回復人性本質的寶貴經驗。

「迴環現世」的情節中，杜子春「歎」的心理機制最有特色，然只有出現一次而已。但是觀察全篇情節中已經出現兩次，而且「歎恨」的心理態度比前兩次的「歎」更完整，可以代表杜子春的思考總結。「歎」的情緒在作品的主题思想上有不可蔑視的內涵，而且是貫穿全篇結構的中心課題。雖然杜子春三次「歎」的形式不同，心理反應也不同，但都是以「歎」的情感來表現出對人情覺醒的過程。「仰天長吁」是對於自己不事家產的個性，沒有寬廣的包容性的社會，以及天命之不公平而無法自己掌握命運的內面抗議。他的「長吁」在情感根本上是由於親友之薄情而不照顧所產生的「悲歎」心理。「自歎」上表現出對於浪費機會以及對自我反省、省察的覺醒。不但直接表現出對自己偏重慾望浪費錢財的罪惡感，同時也有反面對自己的嚴重的痛悔。但杜子春的心理上還一直在「情」與「欲」之間掙扎，而且在「情」和「欲」矛盾衝突上還不確信「人性的本質」。杜子春「歎恨」心理上並沒有為不能成仙而感到任何惋惜，或是感歎於有限人生的情緒，而只是對沒有報恩感到羞愧而已。杜子春「歎恨」心理具體集中在沒有「報恩」的慚愧之感。人情的高尙性以「報恩之心」來具體化、形象化。他對三次「歎」的心理態度中，已經明顯地表現

出對於人性本質的思考。三個「歎」的過程是覺悟人性本質的感嘆，並且是回歸人性之自然表現。他以三次「歎」的過程來表現，從偏重慾望的心理到「情」與「欲」的矛盾衝突而終於肯定人性的本質。

唐代小說中惟〈杜子春〉有三次重複的獨特現象。但從小說創作發展意義來講，這正是作者有意識地安排「三復」結構來完成作品的完整性。這樣的角度來看，〈杜子春〉的「三復」結構有其不可忽視的重要的意義存在，而且聯繫著作作品的主题思想。雖然只有從三個角度來觀察〈杜子春〉的結構或許不夠完備，也還會有其他的因素尚未論述。但仔細觀察作品之時，可以發現這三個部份構成了全體作品中相當重要的價值，也貫穿了全篇的主流。所以由「三復」結構來了解〈杜子春〉小說構成及其主题思想應有些幫助。

新聞是社會大眾掌握時代脈動及社會現象的快捷管道之一，且不論媒介的廣有率、接觸率、內容優好或可信度而言，電視新聞都比其他類型的新聞媒介有優勢。故電視新聞報導不僅是收視率最高的電視節目類型，也是社會大眾獲得資訊與了解生活世界的主要管道。因此，電視新聞對社會大眾的生活所具有的影響力也就不容小覷。

日常生活 (everyday life) 中的事件，經過電視新聞對事件成因與過程的報導解說，透過一段段簡短的鏡頭，浮光掠影式的報導彼此不相關的題材，播報員、新聞影片、圖表、平面圖片等各種表態的花樣雖多，但傳達的內容卻一再重複 (J. Fisk & J. Hartley, 1978)，並使得人們和外在世界的關係，形成一種固定的結構。

英國政論家羅賓·戴 (Robin Day, 1975) 曾撰文批評電視新聞，認為「新聞影片的剪輯取捨，往往取決於視覺上最具感性或暴力的效果……電視新聞對事件經常只作基本事實的報導，卻極其缺乏進一步的闡釋。結果，它充其量只不過成為明早報紙的內容預告罷了。」這樣的看法，對於擁有高收視率的電視新聞而言，其實是過份地貶低了電視新聞相對於其他新聞媒介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

* 廣播電視學系碩士班學生。